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美的变迁

仇蓓玲 著

normal undergraduate," states *Sibyl Harvard*.

unusual lines and only one name, John Harvard,

later studied law at the Inner Temple in London.

He was born in 1607 in England, the son of a

pirate but was a controversial political figure. F

or most of his life, he was the colony's autocratic chief in

Cotton, Nathaniel, and Samuel Mather—son of Increase Mather, the College's first president.

prodigies. Cotton, the oldest, became a

minister when he graduated in 1662; his brothers

at sixteen. Cotton excelled in ancient languages and

self during church sermons by taking notes in Latin.

and no doubt as a child, he would have been a

prodigie. "I am old now, little study to write in my

declared. I was brought up with the world in all its

the more polite part of mankind ordinary people

over his study door was a warning to visitors."

supported the Salem witch trials of 1692 and later

self in the Collegiate School of Connecticut, where

Yale at his suggestion. Mather was offered Yale, but

clined it; he wished to be president of Harvard

over, however, on three occasions. "The Corporation

of the College do again . . . treat me with their contumacy," he wrote in 1714, after the third refusal.

A more appealing prodigy was Thomas Hovey

1854. As a child in Royalton, Vermont, he became

ity as a "lightning calculator" due to his remarkable

exercises in the family library, which he had

Sciences. At the behest of President Eliot, 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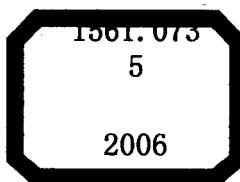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美的变透

— 论莎士比亚戏剧文本中意象的汉译

仇蓓玲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的变迁——论莎士比亚戏剧文本中意象的汉译/
仇蓓玲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0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7-5327-4110-9

I. 美... II. 仇... III. 莎士比亚, W. (1564 ~
1616)-戏剧文学-翻译-研究 IV. I56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1514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美的变迁
——论莎士比亚戏剧文本中意象的汉译**

仇蓓玲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79,000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250 册

ISBN 7-5327-4110-9/H·751

定价: 27.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628900

总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5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6年8月18日于南京大学

前　　言

莎士比亚戏剧堪称世界文学经典,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至今仍吸引着不同时空背景下的译者孜孜不倦地追求用不同的文字对莎剧重新加以演绎。在中国国内,莎剧汉译本的迭出也为中国读者重新解读莎剧文本带来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种跨越时空的解读过程中,莎剧中大量意象的汉译非常值得研究。本书对莎剧文本中的意象在目前中国国内读者最广的三种莎剧汉译本(即朱生豪译本、梁实秋译本和方平译本)中的传递进行了审视,在分析方法上并未延续传统译本研究中强调“正误性批评”和“译文优劣”的批评方法的做法,而是将各种译本视作研究的起点,透过莎剧意象的汉译审视经典文学作品复译这一既定的历史现象,解读翻译主体审美心理和文化心态的变迁以及莎剧艺术美在三种汉译本中“再生”的轨迹。书题中“美的变迁”由此指向了各个翻译主体对源语意象的不同的“审美感知”和莎剧原作之“美”在不同汉译本中的延续这两个方面。

首先,作者对古今中外“意象”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并阐发了本书中所用“意象”一语的出发点及其概念界定。关于“意象”一词,中西方文论中自古以来有过诸多论述,但至今未形成统一定论。本书从文化、美学和符号学角度对意象进行了界定,以期给本书所考察的莎剧

文本中的“意象”一个相对清晰的内涵和外延。在对国内外意象翻译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和总结之后，作者指出了当下这一研究仍需拓展的空间以及本书对莎剧文本中意象的汉译进行考察在莎学研究、意象翻译研究和翻译文本批评方面的意义。作者将意象翻译研究的重点从以往意象翻译研究中学者们较为重视和普遍关注的文化客体因素转向了特定文化环境下的翻译主体，从静态推向动态，对三种莎剧汉译本中意象的汉译进行了历时性考察。这一方面为国内莎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以往意象翻译研究的空间。

其次，作者按照意象的来源对莎士比亚的八部主要戏剧文本中出现的意象进行了分类，举例阐述了各个剧本中意象的特点和作用，并对莎剧文本中意象随戏剧主题和感情基调而变、意象的审美求解性以及文化积淀性等特征进行了阐述，从而为下文谈及意象汉译过程中翻译主体的审美介入以及意象汉译后发生的“美的变迁”打下基石。继而作者又按照“象”的传递类型将莎剧文本中的意象在不同时期的汉译结果分为传承、变形、失落和扩增这四大类，但是作者对这四类汉译结果未加以任何褒贬之词，而只是尽可能客观地呈现莎剧文本中意象汉译的不同结果。

再次，作者从审美角度出发，对引起莎剧文本中意象汉译的不同结果的重要主体因素，即翻译主体的审美介入问题进行了分析。在翻译过程中，意象作为承载了审美信息和文化信息的形象语言，其理解与表达具有不确定性。所谓“词无定义，义由人生”正是对源语意象在经历主体接受和重新表达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审美“求解性”特征的真实写照。从这一点来看，意象的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活动，翻译主体必须首先透过言1(即源语)在其审美意识中形成对源语意象的某种审美关联，再将其感受到的审美意象用言2(即目的语)表达出来。在这一转换生成的过程中，翻译主体与源语意象之间的审美感应形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源语意象本

身已经刻上了原作者的主观情意,因此翻译主体与源语意象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由审美主客体关系转化为一种主体间关系,这种主体间关系继而让两者之间的感应形式带上了主体间性特征,相应地产生了他本感应、我本感应和他我融合感应。意象汉译后的传承、变形、失落和扩增除了受文化客体因素、莎剧原文文本的某些限制因素等影响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翻译主体与源语意象之间的不同感应形式造成的。因此,作者在功能翻译理论、读者反应理论以及视野融合等理论的启示下,结合莎剧各个译本的译例、译者译序、译家传记、莎剧译评等,以“为什么这么译”的问题取代了译本研究中盛行的以“正误性批判”以及“应该怎么译”这类问题为指导的做法,着重探讨了三种汉译本的翻译主体在翻译莎剧文本中的意象时审美介入的方式、特征、过程以及审美介入过程中不同的审美感应形式,以期解读“译者翻译时的心态和追求究竟何在”、“翻译主体对原文不同的审美感应如何导致源语意象的翻译结果的多样性”等问题。

最后,作者透过莎剧文本中意象的汉译,揭示了莎剧这样的经典之作在跨越时空之后所产生的接受变异以及莎剧复译中体现的翻译主体审美心理和文化心态的变迁,并倡导翻译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意象汉译结果的差异背后折射出的一种文化上的承继和创新的关系,以及翻译带来的目的语文化对源语文化“相异性”认同度的转变,从而更好地阐释翻译这门艺术的真谛,探寻翻译对历史存在的解说以及对未来的预兆。

从总体上看,在三种莎剧汉译本中,源语意象的传承都占据了主流,意象的失落也呈明显的递减趋势,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就本书所研究的三种莎剧汉译本中意象的传递情况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翻译主体有了更多从“得意忘象(言)”到“得意在象(言)”的思考。本书立足于将意象汉译后的传承、失落、扩增和变形都视作译文的某种现状,并未对之进行“优

劣”之分。而且应该看到,当下翻译文本批评界盛行的“归化”、“异化”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一文化心态”的表现,而翻译既然是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那么无论是以“源语文化”还是以“目的语文化”为信仰的“单一文化心态”都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三种莎剧汉译本中意象的汉译结果也证明了在实际的翻译中,永远都无法做到完美的“归化”或“异化”。除此之外,秉承解构主义者的观点,译作不应该作为原作的附庸而存在,译作和原作之间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因此本书不再囿于将莎剧的各种汉译本作为某种“终结点”来对之加以讨论、品评,贴上“是否忠实于原作”以及“优、劣”的标签,而是更多地从莎剧文本中意象汉译的流变背后看到了文化上的承继和创新关系,看到意象审美信息的更新与主体审美心理和文化心态的变迁两者之间“螺旋式”上升的不断运动的交互关系。

目
录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	/3
第二节 关键词界定	/8
第三节 文献回顾:意象翻译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仍需 拓展的空间	/30
第四节 研究的意义	/36
第五节 研究方法、理论和工具	/42

第二章 特征论:莎剧文本中意象的来源、特征以及影响

其汉译的因素	/47
第一节 莎剧文本中的意象的来源	/49
第二节 莎剧文本中的意象的特征	/62
第三节 影响莎剧文本中意象汉译的可能因素	/70

目 录

Contents

第三章	类型论:莎剧文本中意象汉译结果的四种类型	/79
第一节	传承:象的等值传递	/86
第二节	变形:象的改值传递	/102
第三节	失落:象的减值传递	/107
第四节	扩增:象的增值传递	/111
第四章	翻译主体论:意象汉译过程中的主体审美介入	/117
第一节	翻译主体审美介入的方式:译者的显性介入 和目的语读者群的隐性介入	/119
第二节	翻译主体审美介入的特征:个体性、社会性、 创造性	/146
第三节	翻译主体审美介入的过程:“言 1→审美意 象→言 2”的转换生成	/151

目
录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第五章 翻译接受论：莎剧复译与莎剧艺术美的变迁	/167
第一节 超越“归化”、“异化”之争	/169
第二节 莎剧文本中意象的汉译体现的接受之维	/177
第三节 莎剧文本中意象汉译的“效果史”研究	/182
第四节 跨越时空后的莎剧艺术美	/185
第六章 结语	/193
附录一 莎士比亚八部主要戏剧文本中的意象及其三种译文	/199
附录二 莎士比亚八部主要戏剧文本中的意象汉译(WordSmith 检索)结果列表	/335
参考文献	/337
后记	/349

第一章

绪 论

